

方度之面積凡十四等以上之星斗共約二千萬顆都須現於圖表之
斗約凡二百萬顆則須可行精確之測量。參與此役之全世界觀象臺共
其殖民地者凡六，屬於法者凡四，屬於意者凡二，屬於德意志、芬蘭與智
○年以還，天文圖表及目錄之刊行，卷冊固已甚多。然當一九〇九年攷
觀象臺對於派定之工作業告藏事而餘則以各種原因其成績尙相差



『民國專史』叢書
張輔良 撰
河南人民出版社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史

敘述各種國際學術團體的
歷史，包括各種國際學術
團體的基本情況，各種國
際學術團體的特點及其他
們的行為等方面的內容

周蓓 主編

張輔良 撰
『民國專題史』叢書
河南人民出版社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史

敘述各種國際學術團體的歷史，包括各種國際學術團體的基本情況，各種國際學術團體的特點及其他們的行為等方面的內容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史 / 張輔良撰. — 鄭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4 (2017.1 重印)

(民國專題史叢書 / 周蓓主編)

ISBN 978-7-215-10027-5

I. ①國… II. ①張… III. ①學術團體 - 歷史 - 世界 IV. ①C2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77605 號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 : 鄭州市經五路 66 號 郵政編碼 : 450002 電話 : 65788063)

新華書店經銷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印張 7.5

字數 120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定價 : 48.00 圓

出版前言

中國現代學術體系是在晚清西學東漸的大潮中逐步形成的。至民國初建，中央政治權威進一步分散和削弱，加之新文化運動帶給國人思想上的空前解放，新學的啓蒙，新知識分子的產生，民國學術如草長鶯飛，進入一個自由而蓬勃的時代。中國傳統學科乃中國學術之根基與菁華所在，民國學人採用「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之方法，引入西方的學術觀念，積極改造，使史學、文學等學科向現代學術方向轉型。此外，大力推介西方社會科學的新學科和自然科學，在學習、借鑒乃至移植西方現代學術話語和研究範式的過程中，逐漸建立中國現代學科，使中國的學科門類迅速擴展。一時間，新舊更迭，中西交流，百花齊放，萬壑爭流，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源頭。

伴隨知識轉型和研究範式轉換而來的，還有學術著作撰寫方式的創新。中國古代的著作向來以單篇流傳，經後人整理匯編後，方以成冊成集的面目出現并持續傳播。直到十九世紀末，東西方的歷史編撰體裁不外乎多卷本的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等，章節體的出现標誌着近代西方學術規範的產生和新史學的興起。章節體具有依時間順序，按章節編排；因事立題，分篇綜論；既分門別類，又綜合通貫的特點。以章、節搭建起論述之框架，結構分明，邏輯清晰，較傳統的撰寫體裁容量大、系統性強。它的傳入，使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從內容到形式被納入了全球化的軌道。民國時期專題史的研究、譯介、編纂、出版恰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欣欣而發，是學術的實驗場，也是歷史的記錄儀。編選『民國專題史』叢書的初衷正是爲了從一個側面展示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歷史進程。

專題史是對一個學科歷史的總結，是學科入門的必備和學科研究的基礎，也是對一個時代艱深新銳問題的解答，是學術研究的高點。民國專題史著作中，既包含通論某一學科全部或一時代（區域、國別）的變化過程的，又囊括對一時代或一問題作特殊研究的，還有少部分是對某一專題的史料進行收集的。原創與翻譯并重，翻譯的底本大多選擇該學科的代表著作或歐美大學普及教本，兼顧權威性和流行性，其中日本學者的論著占據了相當比

重。日本與中國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他們在接納西方學術思想和研究模式時，已作了某種消化與調適，從思維轉換的角度看，更便于中國借鑒和利用，他們的著作因而被時人廣泛引進。

與當代學術研究日趨專業化、專門化、專家化的「窄化」道路迥乎不同的是，中國傳統學術崇尚「學問主通不主專，貴通人不尚專家」的通識型治學門徑，處于過渡轉型期的民國學術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這種特徵。民國學術大師諸學科貫通一脈，上千年縱橫捭闔之功力自不待冗言，外交家著倫理政治史、文學家著哲學史、化學家著戰爭史等亦不乏其人，民國專題史研究呈現出開放、融通、跨界撰述的特點。與此同時必須看到，自晚清以來，中國的命運就在外侮屢犯、內亂頻仍的窘境中跌宕彷徨，民族存亡仿若命懸一綫。這股以創建學科、總結經驗、解決問題為指歸的專題史出版風潮背後，包裹着民國學人企望以西學為工具拯民族于衰微的探索精神，及以學術救亡的愛國之心。梁任公曾言：「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這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歷史使命感 and 國民意識是今人無法漠視和遺忘的。

『民國專題史』叢書收錄的範圍包括現代各個學科，不僅限于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分類以《民國總書目》的分科為標準，計有哲學、宗教、社會、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藝術、教育、語言文字、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史、自然科學、醫學、工業、交通共 56 個學科門類。本叢書分輯整理出版，內不分科，單本發行，方便讀者按需索驥。既可作為大專院校圖書館、學術研究機構館藏之必備資源，也可滿足個人研讀或興趣之收藏。

與目前市場已有的一些專題史叢書相比，『民國專題史』叢書具有規模大、學科全、選本精、原版影印的特點。本叢書選目首重作者的首創、權威和著作影響力，尤其注重選本的稀見性。所謂稀見，即建國後沒有再版，且多數圖書館沒有收藏，或即便有收藏，也是歸于非公開的珍本之列予以保存，普通讀者難以借閱。部分圖書雖有電子版，但作為學術研究的經典原著讀本，紙質版本更利于記憶和研究之用。本叢書精揀版本最早、品相最佳的原版圖書作為底本，因而還具有很高的版本收藏價值。

『民國專題史』的著作是民國學者對於那個時代諸問題之探究，往往有獨到之處，無論其資料、觀點短長得失如何，要之在中國現代學術史的構建與發展進程中，自有其開宗立論之地位。

弁言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僅於十九世紀末葉始略具萌芽，入二十世紀乃漸發達，歐戰以後則始蔚成大觀，故其歷史甚暫。本編所述，泰半爲二十世紀中之事實，而於戰後情形，臚敘特詳。

國際智識合作之主要運動，自不外各種國際學術團體之組織及其事業之發展，故本編所述，幾全爲各種國際學術團體之史實。但其事蹟初無若何顯著蛻鱗關聯之迹可尋，故欲綜合之而作系統之敘述，殊屬難能，不得已僅以歐戰前後爲分野，分別述之。

本編所述既以國際學術團體爲主，故遇某種學術本身運動史實與團體史實初不相涉者，則因格於體例，概不詳述。

本編範圍，原屬甚廣，惟以編者學識淺陋，復以參考資料之缺乏，而於中西載籍中又無相類書冊足資藍本之助，故雖率爾訂餽成編，終不免貽笑大雅，幸祈讀者教正之。

本編纂輯時，曾承程寰西，何柏丞，竺藕舫，江鍊百，周越然，敖宜生，胡愈之，唐鳴時諸先生之指教或代爲搜集資料，謹此誌謝。

本編參考之書籍、雜誌、會刊、日報，都凡數十種，除下列諸書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10) [Supplement (1922)]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1923) [Supplement (1925)]

New Larned History.

Nelson's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and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中之各篇材料自由參考引用外，其尤屬重要之書文，謹錄於次，以誌謝忱：

竺可楨著：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之過去與將來（東方雜誌二十四卷四號）

張雲著：國際學術研究會議和中國科學之發展（科學十一卷十期）

何作霖著：國際智識界的合作運動（東方雜誌二十三卷十九號）

殷芝齡著：世界教育會議之經過

任鴻雋著：近世科學研究的趨向（民國十二年申報雙十節增刊）

第一屆世界教育會聯合會大事記（教育雜誌十七卷七號）

國際語運動（東方文庫之一冊）

“International Science” i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Supplement.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up to April 1927.

W. G. Lel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XI, No. 4 (1926).

R. M. Yerkes: The New World of Science, Chap. XXII and XXIII.

H. E. Gregory: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Scientific Monthly, Vol.

XIX, No. 3 (1924).

張輔良識，民國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史

目錄

弁言

第一章	緒論——國際智識合作之需要·····	一
第二章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之途徑·····	九
第三章	世界大戰以前已有之國際智識合作團體與事業·····	三七
第四章	世界大戰以後新興之國際智識合作團體與事業(上)·····	五九
第五章	世界大戰以後新興之國際智識合作團體與事業(下)·····	八七
第六章	結論·····	一〇八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史

第一章 緒論——國際智識合作之需要

法儒孔德（Comte）嘗謂人類之智識係循以下三時代而進化：一曰神學時代，二曰玄學時代，三曰科學時代。當神學與玄學時代，人類之智識，初則祇求知事物之意志，繼則各本一己之經驗而加以玄渺之解釋而已。自科學進化而後，神學與玄學之智識乃漸歸於淘汰，於是凡不經精密而確切之觀察與實驗者，即不得謂為正確之智識。故居今日之科學時代，幾有舉凡一切智識俱須加以科學方法研究之趨勢；而此種應用科學方法研究而獲之智識，則亦皆得謂之科學。徵諸湯姆生（J. A. Thomson）諸氏之科學分類法，其範圍之

廣博，殆舉一切智識而俱包括之矣。

論科學基本之性質，應具以下之三項特徵，曰永久性，普遍性，廣大性。正確之智識，乃應用科學方法而得者也，故其亦當具此三項特徵，自屬無庸置疑。蓋科學之所探求者，原爲事物之真理，初不隨時地而變易其價值，特以吾人所用儀器之精麤，觀察範圍之廣隘，基本智識之深淺，從而判別其切近真理之程度爲何如耳。自放射原質之發見，原質不變之說乃爲之動搖；自愛因斯坦相對論（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之發明，牛頓（Newton）萬有引力之說遂相形見絀。顧夷考其實，道爾頓（Dalton）之原子論與牛頓之萬有引力說，初不因是而喪失其價值。此之謂永久性。物質不生不滅之定律，試之各地各物而皆準。此之謂普遍性。至若地球與生物演化之研究，探本窮源，則當追求至億萬年前，冥搜達千萬里外，觀察之範圍愈廣，斯所獲之智識愈精。此之謂廣大性。

且夫智識者，解決環境困難之工具也。吾人既同爲圓頂方踵之人類，生居於斯地球之上，故就大體言之，俛仰周矚，環境悉同。是以人類之智識雖有高下精麤之別，然其力謀所以

克服自然以圖生存之道，其目的要莫不相同焉。斯智識之所以初無民族或國家之界限而應爲全人類之公器也。

在昔神學與玄學時代，吾人漂渺蕩漾之智識，固可各憑一己冥行摸索之研究，實行其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之陋見以求之。及至近世科學時代，人類之智識愈進步，世界之交通愈敏捷，於是世人往來接觸之機會愈頻繁，而其利害相共之關係亦愈密切矣。矧乎正確智識之性質既具永久，普遍與廣大之特徵，人類求知之目的既同爲克服自然以圖生存，而其所用以研究之科學方法則復以廣博精細之觀察與實驗爲主歸，是以科學時代智識之探求，不復適用疇昔閉戶下帷，冥行摸索之態度。加以時間與經濟之關係，自不得不趨於國際合作之一途，於是國際智識合作之運動以興矣。

譬諸牛頓之萬有引力定律，於一六六六年，卽已有得於心矣。徒以當時地球緯度測量之未精，故由計算所得月球軌道未能適合。逮一六七一年，法國科學會會員皮伽耳氏（P. Picard）精確測量之結果出，而後牛頓乃得據以改正其計算而引力之說以定。又近如愛

因斯坦相對論之以光線能因引力而屈折，雖在吾人吸力區域，其屈折甚微，然行經太陽近旁時，則應有一・七弧秒之屈折。此可於太陽全蝕時攝取恆星之影驗之。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適逢太陽全蝕之期，時愛因斯坦雖不克親赴南非以行攝影之實驗；然英國王家天文學會則先期派遣其著名天文家愛丁頓（Eddington），克倫米林（Crommelin），德衛孫（Davidson）諸人，分往巴西之索布刺爾（Sobral）與非洲西岸之比林西卑（Principe）攝取日蝕之影片。測量之結果，全如理論所豫言，於是相對論乃得實驗之證明。此皆足徵智識乃人類之公器而有待國際合作之研究。

考國際智識合作之運動，當以國際權度會議爲嚆矢。法既草創權度十進之制，一七九八年乃邀請歐洲各國派遣代表至巴黎。當時應法之邀請而莅會者計凡九國。其後十進制逐漸推行於世界各國，逮一八六九年，乃有國際委員會之組織，從事十進制標準權度之釐訂。至一八七三年，則更進而成立國際權度局於法之色佛爾（Sèvres）。良以權度制之統一，關係各種科學之基本單位，國際智識之合作，自當以此爲首要之務。

繼此而起之國際科學研究，則當首推國際天文圖表（International Astrographic Chart）爲先河已。創議攝取天體詳細圖影者，爲英之季爾（David Gill）；顧組織國際會議以竟其功者，則以法國巴黎觀象台主任摩拆茲（Mouchez）之力爲多。一八八七年，舉行國際會議於巴黎，議以攝影遍測天象之法。於是十七國之代表五十六人議決合作二千萬顆星斗之攝影。參與此役者，散在全世界之觀象臺凡十有八，其中屬於不列顛者計凡六所，屬於法蘭西者四，屬於意大利者二，屬於德意志，芬蘭與智利者各一。圖成時高計三十英尺，重凡十噸云。如此鉅大之工作，詎爲一國或一團體所易奏功邪？

地質上冲積層之研究，爲地質學及經濟學甚有價值之問題。顧欲研究此問題，則不知近世冲積與沉澱之成因，及冲積沉澱之變動與其變動之原因。欲知此二者，自必更須考察現今冲積與沉澱之各種情形。於是舉凡沙漠之地，乾燥之鄉，潮濕之區，大湖之底，冰河之磨礮，海岸之淘刷，三角洲，伏流灘與半熱帶海洋之隱岩，無一不當加以盡量之研究。此又非一國或一團體所克奏功也。

至論生物，全世界現時生存動物之已知者，計共五十萬種以上，而自化石之研究所考知者尚有五萬種以上；總計則共五十五萬種以上。植物之已經發見而定有學名者，種子植物約在十三萬三千種以上，孢子植物約在十萬種以上；而其尚未發見者，種子植物約一萬餘種，孢子植物約五十萬種。是則所已發見之植物都凡二十三萬三千種以上，併其尚未發見者計之，則共約三十萬種。更將動植物合計之，其數則在八十五萬種以上。乃欲一一研究其形體，生理，分類及其與外界之關係，是又豈一國或一團體所能奏效哉？

埃及古物之研究，自一七九八年法皇拿破崙率領科學考查團至埃及探考古蹟而後，他國之繼至探考者，凡一世紀以上矣。普魯士王威廉亦嘗有埃及考古隊之派遣，自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五年，長其隊者即著名學者列卜修司（K. F. Lepsius）氏也。法國政府自一八八〇年以還，且設永久考古隊於埃及開羅（Cairo），從事埃及古蹟之研究，且以訓練考古之人才焉。英美協會（The Anglo-American Society）則成立於一八八二年，其埃及考古基金，乃由愛德華滋女士（Miss A. B. Edwards），所捐助。此足徵古物學亦

有需國際合作之研究。最近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亦本斯意，容納瑞典斯文赫定之協助，組織中西合作之西北科學考查團從事考查西北科學之事務。若夫假智識合作之名而行文化侵略之實以肆其帝國主義之野心者，不特有失智識合作之本旨，抑亦國際間之罪人也。

吾人讀科學史時，常發見同一學理同時爲數人獨立研究而發明者，例如英國之牛頓（一六八七年）與德之來布尼茲（Leibnitz）（一六八四年）同時發明微積學，俄之門對雷葉夫（Mendelëeff）與德之邁爾（Meyer）同於一八六九年發明化學原質週期律。又如門得爾（Mendel）之遺傳律，氏於一八六五年即已發表其“Versuch über Pflanzenhybriden”論文於布隆博物學會（Th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Brünn）會誌中，特以世人初未加以注意，故不見稱於當時。直逮千九百年，荷蘭之得甫里斯（De Vries）德之科棱茲（Correns）與奧之拆馬克（Tschermak）同時作植物遺傳之實驗，因之發見斯律，而後方知門得爾氏於三十五年以前則已發表之矣。更如達爾文之天演論，華勒斯（A. R. Wallace）同時亦嘗發見其說。氏於一八五八年著“On the Ten-